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五卷 李鳳娘酷妒遭天譴

讒言切莫聽，聽之禍殃結：君聽臣當誅，父聽子當決，  
夫婦聽之離，兄弟聽之別，  
朋友聽之疏，骨肉聽之絕。  
堂堂七尺軀，莫聽三寸舌。  
舌上有龍泉，殺人不見血。

這首詩是勸人莫聽讒言之作。然讒言之中唯有婦人為甚。枕邊之言，絮絮叨叨，如石投水，不知不覺，日長歲久，漸漸染成以是為非、以曲為直。若是那剛腸烈性的漢子，只當耳邊之風，任他多道散說，只是不聽。若是昏迷男子，兩隻耳朵就像鼻涕一般，或是貪著妻子的顏色，或是貪著妻子的錢財，或是貪著妻子的能事，一味「婦言是聽」。那妻子若是個老實頭便好，若是個長舌婦人，翻嘴弄舌，平地上簸起風波，直弄得一家骨肉分離，五倫都絕滅了，豈不可恨！所以道「婦人之言，切不可聽」。又有的道：「昔紂聽婦人之言而亡天下，秦苻堅又因不聽婦人之言而亡國。難道婦人盡是不好之人？不可一概而論。」雖然如此，世上不好婦人多，好婦人少，奉勸世人不可就將妻子的說話便當道聖旨，頂在頭上，尊而行之。還有一種妒忌婦人，其毒不可勝言。在下這一回說李鳳娘酷妒的報應，且說一件故事，做個人話，以見報應難逃，自有定理。

話說宋孝宗宮中有兩位劉娘子：一位劉娘子生性極其和平，中年以後便就斷了葷血，終日只是吃素、焚香、念佛，禮誦《觀音》、《金剛》二經，日日限定功課，宮中都稱他為看經劉娘子。一位劉娘子是孝宗藩邸舊人，聰明敏捷，烹調得好肴饌，物物精潔，一應飲食之類，若經他手調和，便就芳香可口，甚中孝宗之意，宮中都稱他為尚食劉娘子。但心性一味陰險奸詐，一片嘴、兩片舌，搬弄是非，腹中有劍，笑裡藏刀，真叫做長舌婦人、笑面夜叉。有一個小宮人得罪了孝宗，那小宮人只得求救於尚食劉娘子。劉娘子口中不說，心中思量道：「都是你這小賤人，日常裡逗引官家奪了我被窩中恩愛。今日犯出來，卻要我搭救，正是我報仇之時，教你『無梁不成，反輸一貼』。」便隨口答應道：「我救你則個，我救你則個。」怎知夜叉心腸，害人甚毒，乘著孝宗枕席之間，冷言熱語，百般簸弄，反說這小宮人許多可惡之處，火上澆油，惹得那孝宗暴躁如雷，次日反加其罪。小宮人明知是他暗害，無可伸冤，只得多取紙筆焚化道：「我被劉娘子暗害，有冤難伸，只得上告玉帝去也。」說罷，便取出宮帶一條，自縊而死。宮中無不歎其冤枉。剛剛過得一月，兩位劉娘子同日而死，輿屍出閣門棺殮之時，方才把尚食劉娘子的被揭起來，只見尚食劉娘子的頭已斷，撲的一聲，其頭墜於地下，在地下打滾不住。眾宮人都吃驚起來，仔細看視，原來滿項脖子已被萬千蛆蟲攢食，其臭穢非常，不可近。眾宮人都怕受那臭氣，登時將屍投於棺木之內，手足異處，膿血淋漓。後揭起那位看經劉娘子的被來，但見顏色如生，一毫不變，香氣陣陣襲人。眾宮人都合掌念佛道：「怎生報應如此分明！」因此宮中人都學做好人。

如今說入正回，看官穩坐，待在下說來：  
金鳳花開色更鮮，佳人染得指頭丹。  
彈箏亂落桃花瓣，把酒輕浮玳瑁斑。  
拂鏡火星流夜月，畫眉紅雨過春山。  
有時漫托香腮想，疑是胭脂點玉顏！

這是《美人紅指甲》詩。杭州風俗，每到七月乞巧之夕，將鳳仙花搗汁，染成紅指甲，就如紅玉一般，以此為妙。那鳳仙花，共有五色，還有一花之上共成數色，還有一種花上灑金星銀星之異，極是種類變幻，宋時謂之「金鳳花」，又名「鳳兒花」。因李皇后小名鳳娘，因此六宮避諱，不敢稱個「鳳」字，都改口稱為「好女兒花」。

你道那李鳳娘是那一朝皇后？宋朝自高宗南渡以來，傳位於孝宗，孝宗傳位於光宗，改元紹熙，李鳳娘是紹熙皇帝的正宮，是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李道的第二個女兒。鳳娘初生的時節，忽有一隻黑鳳飛來，集於李道的營前石上，李道心中大以為奇，黑鳳飛去之後，李鳳娘即時產下，因此就取名為「鳳娘」。李道出帥湖北。那時湖北有個道士皇甫坦，極善於風鑿之術。李道延接皇甫坦來於帥府，就叫這幾個女兒出來都拜皇甫坦。皇甫坦一見了鳳娘，便驚惶無措，不敢受拜，道：「此女之相極貴，當為天下之母。」李道遂把黑鳳飛來之事說了一遍。皇甫坦道：「異日斷然為皇后無疑也。」後來高宗召皇甫坦到宮中打醮，皇甫坦因而言及李道女兒之相貴不可言。高宗聽信其言，遂聘為恭王，就是紹熙皇帝之妃。後來李鳳娘生下一子，是為嘉王。但鳳娘生性異常妒悍，每每爭風廝打，大鬧大哄，直鬧到高、孝二宮，高喉嚨，大嗓子，潑潑撒撒，在高、孝二宮面前，一緣二故，將左右宮人罵個不了，無非是吃醋捻酸之意。高宗心中大是不悅，對吳后道：「這婦人終是將種，吾為皇甫坦所誤。」孝宗也屢屢說道：「汝宜以皇太后為法。若再如此撒潑，行當廢汝矣。」李鳳娘心中甚是懷恨之極。後來紹熙皇帝登基，冊立李鳳娘做了皇后。那權柄在手，一發放出手段來。真是：

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

話說李鳳娘自做了皇后之後，威權非常，妒悍更凶，誰人阻擋得他住？紹熙帝畏之如虎，凡事不敢與之爭竟。李鳳娘見皇帝懼怕他，一發自以為得計，把那個凶惡生性十分做得滿足。那時紹熙帝惱著幾個黃門官，要將來置之死地。幾個黃門官懼死，遂謀離間三宮，搬弄是非。那時高宗居於德壽宮，稱為「光堯壽聖皇帝」，孝宗居於重華宮，稱為「至尊壽聖皇帝」，共是祖、父、孫三代。孝宗敬事高宗有如一，凡事先意而迎，曲盡人子之情，所以諡為「孝宗」，到紹熙帝便萬萬不如矣。

一日，紹熙帝獨幸西湖聚景園閒遊，正要在茶蘼花下飲酒，那時兩制各官都扈從，見紹熙帝獨自遊幸，不請太上皇來飲酒，兩制官都議論道：「當日太上皇每出幸外苑，必恭請光堯壽聖皇帝同來飲酒。今日皇帝獨自遊幸，不請太上皇，缺於父子之情，成何道理？我們若是不言，是『長君之惡』也。」遂飛章交進，說當日太上皇每幸外苑，必恭請光堯壽聖皇帝，今陛下遊幸，何缺此理？紹熙帝閱此表章，正在勃然大怒之際，適值太上皇叫一個黃門官拿一個玉杯宣敕以賜紹熙帝，紹熙帝大怒未解，拿起玉杯，不覺手軟軟的顫動個不住，手拿不穩，撲的一聲，誤墜於地，打得粉碎。那黃門官正是要離間之際，見紹熙帝打碎了這個玉杯，走回重華宮，便把皇帝怒那表章之事瞞過了不說，只說道：「官家才見太上傳宣，便面皮紫脹，怒氣衝衝，就將玉杯撲碎於地，不知是何緣故。」太上皇大怒。一日，太上皇奉著母親憲聖吳太后幸於東園闕市。往常舊規，若是太上出遊，官家定有一番進勸之禮，以奉太上皇飲酒肴饌，並左右扈從人等。這日東園闕市之時，紹熙帝偶然忘記，失了進勸之禮。那太上皇倒也全不在心上，只因左右要離間二宮，因這一件事，故意將數十隻雞丟將開去，四圍亂撲，捉個不住，卻又大聲叫道：「今日捉雞不著。」原來臨安風俗，以俟人飲食名為「捉雞」，故意將這惡話說來激怒太上皇之意。太上皇只做不知，然雖如此，顏色甚是不樂。

後來紹熙帝患了心疾，精神恍惚，語言無度，就像失心風的一般。太上皇甚是愁煩，但人子雖有忤逆父母之心，父母決無棄絕兒子之理。太上皇特為著兒子購得良藥一丸，要待兒子來宮，調與他吃。左右得知此事，又瞞過了這一片好心，向李皇后處搬嘴道：「太上皇大怒官家，特特合了一丸毒藥，要藥死官家。只等官車一進，便投毒藥，萬一有變，怎生是好？千萬不可過宮。」那李鳳娘本是一片忤逆不孝之心，已是要雞蛋裡尋出骨頭之人，聽了此話，一發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壁廂叫人探聽，果有藥一丸，專等駕到即便賜與調服。李鳳娘勃然大怒，將銀牙咬碎，柳眉倒豎，把御幾都敲得一片價響道：「這老不賢直如此無禮。虎毒不食兒，他既無慈良之念，我豈有孝順之情？」遂立止皇帝不要到重華宮去。正是：

莫聽萋菲言，骨肉分胡越。

李鳳娘兒子嘉王長成，要立為太子，自到重華宮啟請太上皇，要立嘉王為皇太子。太上皇見李鳳娘悍潑，忤逆不孝，不欲立嘉王為太子。李鳳娘便出言不遜道：「妾六禮所聘，嘉王是妾親生之子，怎麼不該立為太子？」說罷，面色通紅，遂怒目而視太上皇。太上皇大怒，李鳳娘也便勃然抽身出宮，一手攜了嘉王，一手扯著皇帝，大哭大喊道：「嘉王是我親生之子，太上皇不立我兒為太子，還立兀誰做太子？老不賢直如此無禮，你認他做太上皇，我卻不認他做太上皇。」絮絮叨叨，且哭且罵個不住。紹熙帝本是個怕內之人，聽了這一片說話，一發信以為真，竟忘了父子之情，從此再不去重華宮朝見，就像沒了父親的一般。有詩為證：

李後一言如毒弩，紹熙聽之仇如虎。

可憐父子最恩深，不及枕邊一聲怒。

話說紹熙帝一日洗手，一個小宮人捧著那個八寶金盆過來與皇帝洗手。小宮人兩隻手卻雪也似白，又光又嫩。皇帝看了那兩隻白手，不覺淫心動盪起來，竟忘記了李後的妒忌，伸手去把小宮人手上摸了一摸。小宮人知道不好了，急忙捧了金盆走開，早已被旁邊宮人瞧見，報與李後知道，李後卻也不說出。過了數日，紹熙帝在於至樂宮中觀書，李後遣兩個宮人送一個食盒兒來，食盒上著有李後花押。紹熙帝只道是什麼珍奇點心食物之類，親自揭起盒蓋來一看，但見大叫一聲，轟然倒地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先見四肢不動。

你道為何便驚倒在地？原來那食盒兒裡不是盛的什麼珍奇點心食物之類，原來就是那小宮人兩隻雪花白的手。李鳳娘得知他心愛這兩隻白手，便將刀子割將下來，盛在食盒兒裡。紹熙帝見了，怎生得不驚倒！當下兩個宮人攙起，半日始醒，口中卻不敢怨恨，只把腳來跌個不住，暗暗道：「怎生如此惡毒？是我害了這侍兒性命也。」從此懊悔無及，飲食減少，心病又發。

惡，惡，堪驚，可愕！笑中刀，人中鴉。眉目戈矛，心腸鋒鏑。殺戮同羊豕，砍剝做肉腥。

粉面藏著夜叉，嬌容變成蛟鱷。只因這一點妒忌，便砍去兩隻臂膊。

話說李後自殺死小宮人之後，沒一個後生標緻小宮人敢到面前伏侍，是老宮人方敢近前；就是老宮人，也還要看自己面貌醜陋的方來伏侍，若略有一分顏色的，還恐怕官家摸手摸腳，斷送了性命。

那時還有一個黃貴妃，是紹熙帝寵愛之人，李後幾番要害他性命。因皇帝郊天之時，宿於齋宮，李後便叫幾個心腹勇健宮人，將黃貴妃綁縛將來，大罵道：「你這賊賤婢！大膽引漢的賤婢！你倚誰的勢作嬌，奪我恩愛？今日叫你知我手段，不怕你到玉帝殿前告了御狀來討命。」一頭罵，一頭叫宮人將刀把黃貴妃兩眼睛剔出，道：「這雙驕眼，水一般樣，最會得引漢。如今你還引得漢成麼？」又叫宮人將舌頭割出，道：「你這賊嘴舌頭，甜言美語，無般不說，勾引得官家一心在你身上，就在我身邊，也是半三不四，我恨你切骨，你如今還會得說話麼？」又叫宮人將兩乳割下，道：「你夜睡之時，將兩乳奉承官家。你這般軟嫩的小乳，我怎如得你，且叫你忍些疼痛則個。」又叫宮人將木槌一個從陰門中敲將進去，道：「你生性好淫，官家的卻小，你且把這個大木槌快活受用一受用。」遂碎裂其陰門而死，血肉狼藉，苦不可言。

枉冤自有天知，鬼神暗中寫錄。殺人少不得償命，何苦爭這些淫欲！

話說李鳳娘碎剮了這黃貴妃，一道冤魂不散，紹熙帝正在郊天之時，忽然飛沙走石，風雨大作，顯出一場怪異。但見：

怨氣冲天，變成狂風怪雨。冤魂叫屈，化作拔木揚沙。昏慘慘陰雲，似有悲哭之意。烈轟

轟震電，如聞號慟之聲。玉帝亦憐其無辜，諸神盡恨其作惡！

話說李鳳娘屈殺了這黃貴妃，登時雷風霹靂，水深數尺，黃壇上燈燭盡滅，昏天黑地，伸手不見掌面，大風拔地，百官盡皆顛仆於地。紹熙帝驚僕，竟不能成禮而回。李鳳娘瞞過了皇帝，只說黃貴妃感冒了寒疾，一時昏暈而死。紹熙帝郊天之時，吃了那一驚不小，回來又聞此變，明知貴妃受冤而死，連叫數聲，心疾頓發。太上皇得知李後謀死貴妃之事，以致天變非常，大罵潑婦，勃然進宮，將李後大罵了一場而去。李後不敢回言，銜恨在心。紹熙帝心疾日甚一日，竟不能視朝，政事多決於李後。後來心疾漸好，良心復萌，幾次要到重華宮去朝見太上皇，李後斷然不肯。隆興四年九月，是太上皇壽日，名為「重明節」，宰相、侍從、台諫、文武百官上本，要皇帝到重華宮去朝見太上皇上壽。李後立意阻住了，斷然不容皇帝過宮朝見。給事中謝深甫再三奏道：「父子至親，太上皇四十年撫養陛下，並無閒言，只因郊壇一節，過宮怒詈，正是父子恩深之處。太上之愛陛下，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。今太上春秋高，千秋萬歲之後，陛下何以見天下乎？」各官又再三懇請，心中方才明白，即時命排駕朝重華宮。這日，百官文武班齊，專候聖駕出臨。紹熙帝已出到御屏之前，那李後走出，一把拖住了袍袖道：「今日天寒，官家不要到重華宮去，且在這裡飲酒。」文武百官侍御都大驚，面面廝覷，不敢開口。班部中閃出一個忠臣、中書舍人陳傳良，走上前扯住衣裾道：「聖駕已備，請勿進宮，即便啟行。」就隨至御屏之後。李後大喝道：「此是何地，爾敢擅入？秀才大膽，要砍頭了。」陳傳良下殿放聲慟哭。李後大喝道：「殿陛之間，放聲大哭，是何道理？」陳傳良道：「子諫父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，此是大禮。」李後又大喝道：「腐儒，汝讀了這兩句臭爛舊話，當得甚麼事？大膽卻在這裡胡纏。」遂大聲呵叱而下，即傳旨還宮。各官無可奈何，不勝傷感而散。

只因潑婦一張嘴，做了忤逆不孝人。

從此，一年不朝重華宮。太上皇心中甚是鬱鬱不樂，一日登於望潮露台之上，聽得民間爭鬧，一人氣忿不過，大聲叫道：「趙官家！趙官家！」太上皇對左右道：「朕父子之情，尚且呼之不來，爾百姓叫趙官家何用，枉費口舌叫也！」自此淒然不樂，奄奄成病。百官見太上皇患病，都上本要皇帝過重華宮問病。李後任百官上本，只是不許皇帝過宮。不意太上皇崩了，皇帝又稱疾不能親自執喪，都是李後悍潑主意。及臨朝之時，忽然又一交顛仆在地，昏曠之極。舉朝人心洶洶。丞相留正見皇帝不肯執喪，竟自稱疾而逃。百官逃散者紛紛。幸得丞相室趙汝愚要謀立嘉王為帝，那時只得憲聖吳太后作主，遂同韓侂胄關通了吳太后內侍，密啟吳太后立嘉王為帝，是為寧宗。遂尊帝為太上皇帝、李後為太上皇后。那紹熙帝在昏曠之中，一毫也不知其事，心疾發作，或歌或哭，或笑或罵，宮中暗暗稱之為「瘋皇」。李後見帝如此，把外事盡數都瞞過了。雖然如此，心疾忽醒，又有時知覺一二。寧宗登基之後，郊天禮成，恭謝回鑾，御樂之聲，丁丁鑿鑿，達於內廷。紹熙帝偶然聞得，問道：「那裡有作樂之聲？」李後捉弄道：「這是外邊百姓作樂之聲。」紹熙帝大怒道：「怎麼尚敢瞞我至此？」驟然走起身來，把李後劈頭一拳。李後踉踉蹌蹌，跌倒在地。左右宮人急急攙起。李後恍惚之間見黃貴妃站在面前，大怒道：「原來是你這賤人，逗引官家，大膽如此無禮！」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趕上前揸開五指，把黃貴妃一個巴掌打去，只見黃貴妃一閃，早不見了黃貴妃，反把一個老宮人臉上打了一掌。仔細一想，方知黃貴妃已死，曉得是死鬼出現，心下慌張，遂從此得病，時時見黃貴妃並那割手的小宮人，及日常裡亂殺死的宮婢，血淋淋的都立在面前討命，好生心慌。只得另造一個佛堂居住，塑了許多佛像。又恐諸鬼纏擾，塑四金剛像在於門首，要他降伏魔鬼之意。自己道衣素服，持齋念佛，焚香禮拜佛像，以求福庇。

看官，你道李鳳娘忤逆不孝，殺害多命，心腸比虎狼的還狠，今日吃素念佛，燒香禮拜，便要消除前帳，世上可有這樣沒分曉的佛菩薩麼？金剛雖然降伏魔鬼，卻是降伏天魔外道、敗壞佛法之鬼，難道冤鬼討命也降伏他不成？世上又沒有這樣沒道理的金剛。若是受了你滿堂香燭、一壇素菜，便要來護短，與你出色，叫冤鬼不要與你討命，世上又沒這樣不平心的佛菩薩、貪小便宜的金剛。這是：

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。

若還不報，時辰未到。

那李鳳娘隨你怎麼酬神許願、燒香禮拜，畢竟無益，開眼合眼，都見黃貴妃立在面前討命。因此病勢日重一日，漸漸危篤，遂於東嶽觀命道士打醮借壽。那高功是有道之士，極其虔誠。黃貴妃遂托夢於高功道：「我黃貴妃也，生前為李後謀死，恨之切骨。今已於玉帝殿前告了御狀，玉帝已准我索命矣。爾雖虔誠祈禱，無益也。」後來黃貴妃冤魂竟附在李後身上大叫大罵道：「你這惡婦！害得我好苦。我今已在玉帝殿前告了御狀，玉帝准我討命。你今日好好還我性命。你前日道『不怕你在玉帝殿前告了御狀來討

命』，今日教你得知御狀。」說罷，便將自己指爪滿身抓碎，鮮血淋漓。又把乳頭和陰門都自己把指頭抓出，鮮血滿身。又把口來咬那手指，手指都咬斷。左右宮人都扯不住。又作自己聲音叫疼叫痛，討饒道：「饒命，饒命。」又自己說道：「怕人，怕人。一陣牛頭馬面夜叉手拿鋼叉鐵索來了。這番要死也！」遂把舌頭嚼碎，一一吐出，兩眼珠都爆出而死。有詩為證：

惡毒從來不可當，殺人戩手報難償。

今朝自己遭磨整，馬面牛頭扯去忙。

話說李鳳娘被黃貴妃活捉而死，長御宮人要將屍首仍舊遷到椒殿。掌椒殿的宮人沒一個不怨恨切骨，見他這般報應而死，沒一個不暢快，念聲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天理昭昭。」都把鎖匙來藏過了，不肯開門道：「奉兀誰的命，要將這血唬零喇的屍首抬到這裡來？」長御宮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又把這個血唬零喇的屍首抬到風儀殿。正抬得到半路，忽然有人訛傳道：「瘋皇來了！」眾宮人都一齊把這個屍首拋於地下而走。停了半日，不見「瘋皇」走來，方知是訛傳，才有人走攏來。那時正是六月，已被火一般的烈日曬了半晌，屍首都變了顏色。及至抬到風儀殿，放在大寢，屍首已都臭爛不堪。宮人無計，只得放許多臭魚臭肉之類，以亂其臭，又置蓮香數百餅，畢竟遮掩那臭氣不過。將入殮之時，蛆蟲萬萬千千已勃勃動，滿身攢個不住。人人厭穢，個個掩鼻而不敢近，胡亂將來拋在棺內，竟不成禮。後葬於西湖之赤山，陵墓才蓋造得完，大風雷雨，霹靂交加，把那棺木都震得粉一般碎。臨安百姓並宮中之人，無有一個不說天有眼睛，後來修好了，又一連震了二次，並骷髏都燒得烏黑，以見天道報應之一毫無差也。果是：

黑蟒口中舌，黃蜂尾上針，

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